

民族风采

黄衣阿佤

□许文舟

从耿马县城到勐简乡黄衣阿佤大寨,也就是一两小时的车程,但我仿佛觉得,自己已从熙来攘往的红尘进入了另一个清凉的世界。

一停车,就来到了黄衣阿佤女孩梦琳的家。低檐,稍不留心便会碰头;屋檐,大白天进屋还需开灯。然而,却布置得十分温馨,有很多采集来的野花在散发着芳香。坐在小院,清新的微风不时吹来。

老奶奶们在寨子脚的路上,理着凌乱不堪的棉线。线只有红与白两个颜色,传说中的黄棉花已经绝种,山上的构皮与芭蕉也好久没有去采了,现在喂到织机嘴里的绵线,都从市场上购来,省了诸多麻烦的环节。老奶奶们手脚灵便,满脸笑容。

梦琳的奶奶问我照相要不要钱,我说不收,并且承诺给她送照片来,她这才进屋打扮。梦琳的奶奶还邀约了与她同龄的一些老奶奶,不一会儿,适才还在理线的几位老奶奶,都换上一身黄色的新衣,出现在我面前。她们都清楚我的镜头能留住她们的脸颊、金牙与表情,因此笑得非常开心。

按下快门,留下这美好的瞬间。

二

“黄衣阿佤”崇尚黄色,他们的传统服饰以黄色为基调。

“黄衣阿佤”独特的服饰,来自于当地盛产的黄棉花。梦琳奶奶告诉我,黄棉花原产地是缅甸,那里有黄、白、黑三种棉花。一天,一只大鸟叼着三种棉花的籽籽飞过大寨,黄棉花籽不经意中掉了下来,在大寨这块土地上发芽生长。从此,每家每户都种植一亩黄棉花,以满足全家男女老少穿衣之用。这则故事虽然带有神话色彩,却反映了黄棉花是从缅甸传入这一事实。

过去,纺纱织布是每个黄衣阿佤女人必须掌握的一项生活技能,全家老少的衣服都要靠女主人亲手织成。女儿出嫁时,娘家必须陪嫁一台织布机,以满足她婚后所用。当然,走出深闺的女子必须对织布机运用自如,婆家第一堂课就是从看儿媳织布开始的。如今走进黄衣阿佤大寨,很多农户家里虽然都摆放着一台织布机,但很大一部分已停止使用,原因是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织布了。只有少数舍不下这门手艺的老人仍旧操作着织机,把对生活的爱全存进斜丝的布里。

“黄衣阿佤”服饰简单而朴素。女子挽发于顶,头缠黑包头,上着黄色无领短衣,服饰上多镶

银泡,下穿黄黑裙边的齐膝筒裙,腰系黑腰带,膝下用黑布缠小腿至鞋口。“黄衣阿佤”女子服装不分老少,新娘的服饰也和平时没有多大区别,惟一不同的是根据个人的经济状况和喜爱在上衣装饰不同的银泡。男女服装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男性衣服后背绣有牛角图案,女性的衣服后背则绣有花。

每个黄衣阿佤都有一套自己织的礼服,在重大节日里才穿。每逢节日,爱美的少女总是高兴地穿起来,腕间有悦耳的叮当声。那一袭纯棉的黄衣,每一粒银泡都是悉心钉上的万般风情。

三

“黄衣阿佤”的婚俗独具特色,一般要经历“吃小酒”、“吃大酒”、“割尾巴”三个仪式。

黄衣阿佤青年男女在日常劳动中相识相知,就可以通过对歌的方式初约。如果有好下去的



凤凰花开

意向,就会告诉父母,这时男方家找媒人给女方家送烟。经双方父母同意,即可杀鸡宰猪请亲戚朋友来吃小酒,以示订婚。吃小酒的当天晚上,男方家要找个品行端正的人抱上一只公鸡在两个媒人的带领下,将公鸡送到管护神树林的人的

住所,路上不能与遇到的人说话,第二天再去约管护神树林的人杀鸡看卦。

吃过小酒,男方即开始在姑娘家做农活,在女方家住住,什么时候吃“大酒”,关键决定权在女方父母,这要看女方家庭的劳动力情况而定,如果女方家庭劳动力强,那吃大酒的时间会快些,如果女方家庭劳动力较弱,吃大酒就会等待很长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一旦吃了大酒,男方就可将妻儿接回家,不再在女方家从事生产劳动。

第三个程序叫做“割尾巴”,时间一般在农历八月至九月间举行。举办这次婚事的具体日子,要根据当地佤族的推算法,结合男女双方的属相和生辰八字来定,一般要在属相和运势强势的时节举办。这样以来,等到男女双方白发苍苍再进行“扫婚”的不在少数。举办“扫婚”的三天内,白天觥筹交错,夜晚笙歌曼妙。春风年轻,新郎已老。没关系,婚礼照样热热闹闹,仍然有洞房花烛,嬉耍取闹的表弟们仍然会借酒热闹一番。

四

当下,许多黄衣阿佤女孩都出去打工了,一出去就很少有人回来。梦琳奶奶说,她还有两个孙子,纵然她每次到佛寺都要为两个孙子的婚姻在佛祖面前说很多好话,但他们仍旧当着大龄单身青年。



织布

寿限?她说,她19岁嫁到黄佤大寨,那些茶树就都这么粗了。如今那些古茶树依旧青春焕发,李光兵却已是当了好几年祖母。

当地人有个习惯,开采茶叶之前先得唱首茶歌,感恩祖先留下的茶树,表达收获的欣喜。接连几场雨,今年的茶芽长得十分羸弱,李光兵掐了一芽放在掌心,对我说,不施农药化肥的茶就是这个样子。

茶作为黄衣阿佤人最喜爱的饮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入到了佤族文化中,逐渐产生了一些茶俗、茶礼,演化形成了特有的民族茶艺。

黄衣阿佤的烧茶也叫“枉腊”,它的制作方法特别,连喝法也很别致。泡茶用的水,是从山上取来的,一定是没有污染的清泉,之后用茶壶将水煮开,选一块清洁的薄铁板,上面放适量茶叶,拿到烧水的火塘边烘烤。铁板导热快,需要有手上功夫,才能在滚烫的铁板上将烧茶成色拿捏到位。轻轻抖动铁板,让茶在无伴奏中高蹈,腾空与落下之间茶叶受热均匀,不糊不焦。待茶叶发出清香,叶色转黄,这时茶就烧好了,此刻将茶叶倾入开水壶中煮。约3分钟后,便可将茶置入茶碗饮用了。

黄衣阿佤的擂茶也值得一提,即在茶叶中加入姜、盐放在土罐内共煮,然后食用。这茶饮无形之中增加了除湿驱风、止痛平喘的功效。黄衣阿佤最喜欢喝的还是苦茶。把大叶绿茶用锅烤成黄色,烤出香味,再放入底大口小的陶缸里,约七成满,然后注入清水,用炭火煎熬。第一次注入的水煎熬干后,再加入清水。大致煎熬到只剩一半水时,即可饮用。这种茶味醇而苦,故称苦茶。

在黄衣阿佤人的餐桌,凉拌茶是很常见的一道凉菜,它常出现在各种婚丧嫁娶的宴席,虽然算是小菜,却很对食者的胃口。将刚采收来的鲜嫩茶叶揉软搓细,放在大碗中加入泉水,随即投入大蒜、辣椒、盐巴、味精等配料拌匀,便可食用。



树上的童年



青苗节



采茶

雪的喀纳斯(外一首)

□白涛(蒙古族)

一只花白猞猁,悠悠然跳过公路
雪的喀纳斯,灰白后面
是阿尔泰漫漫群山

猞猁踏雪
如一捧雪花落在雪上
不见痕迹,一朵雪的花瓣
消失于雪,等于眼睛闭合一次
时间慢慢停了下来
我身边的落叶松,一棵一棵
插在雪坡之间
年轻的姿态夏天般漫兴
是的,夏天
山谷中,灰蓝色的流水
在光亮的浅滩上,吹奏
《遥远的额尔齐斯河》

羊肠子河

牛的蹄子每天都要踩着你一次
羊肠子河,你比羊肠水灵
绵软,却像一截没用了的脐带
脐血干瘪后被随手一丢

我跟在这只猞猁后面
学着它的雪泥鸿爪,深一脚
浅一脚,涉过河滩之冰
夏天河流的声响已被寂静掩埋
想想,就在那一年
我曾摘下喀纳斯河水的
绿松石的项链
戴在一位女子的胸前
眼前绵密的落雪,让这一切
更幻觉成一个人的往事

浅浅清流连着一眼沙泉
水津边上,草毡鲜嫩
年轻的蒙古女人盘坐在毡包前
一根新捻的牛毛绳,在她手指间
羊肠子一样来回缠绕
左手小拇指微微翘着
一只蓝蜻蜓,刚刚从上面飞离

布的记忆里从未有过与阿普、奶奶、父亲、母亲一起聚守过年的景象。记忆存放在他们各自的东西南北。

冬日的茨易,太阳总是那么朗照着,偶然会有风从麦垛上掠过,传出一串干燥的窸窣声。山岩上的酸梅树结满了花苞,画眉鸟在枝头飞来又飞去,花苞就打开了,显露淡黄清浅的蕊。时间过得真快,茨易的12户人家在除夕这天都各自备足了菜肴,相互宴请。布的父亲还没有归来,家里只有奶奶跟布两个人。清晨,奶奶去屋后的水岸边采摘一围裙的白花回来,用它洗净。院落寂静安宁,奶奶褪去布身上的皮袄,将她放入木桶内,盛来热水,慢慢地将水顺着布的脊背往木桶内渗。热水没过布的下巴时,奶奶开始搓揉那些白花,直到泛出淡绿的泡沫,泡沫映照无数朵太阳。奶奶把它们涂抹在布的周身为布洗尘,布欢喜地用指尖去碰碎那朵朵太阳。洗净后,为布穿上那身皮袄,从怀中取出一朵她精心用各色簪子染成的牛毛花扎在布的头顶上,作为送给布的新年礼物。布有多么好看,奶奶的笑容就有多么灿烂。

等布不再戴那朵牛毛花时,继母

过年
□南泽仁(藏族)

馒头时,继母终于把它偷偷地递给布。馒头那么烫,衬衫又那么短,布不知道要把它藏在哪里才好。那是公社的馒头。布记不起是怎么把它吃了,只是布如此深刻地记着这件事。

布能供养奶奶时,依旧只有奶奶和布两个人一起过年。布觉得自己把日子过成了一条河,又薄又凉且无休无止。布很犹豫,为奶奶着想的时候布把筷子拿得很短,就近嫁了还带着奶奶一起生活。布为自己着想的时候,又把手移到了筷子的最上头。俗话说:筷子逮得短,嫁人就近;筷子逮得远,嫁人就远。希望有个人能把自己带走,远近地,最好到深山里头。他领着布回去过年,他的父母一看见布就会牵住她的手,不停地摩挲、摩挲,仿佛等了布许久、许久。他还会带着布去爬屋后的那片山林,回来时拾捡些柴火。入夜,一家人围坐火塘听他讲许多许多从未听过的故事。他那么睿智,笑容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他看布的每一眼都会看到心里去。然而,这一切都是想

象。又逢过年,布如此憧憬着,又想要找回过往,愿让所有的时光倒退。